

论伦勃朗绘画在艺术审美上的新追求

文 / 李觉辉

在17世纪的荷兰,绘画成为商品是一件可喜之事,从此绘画艺术“飞入寻常百姓家”,促进了绘画艺术的繁荣。同时,绘画成为商品也是可悲的,因为经济因素主导着画家的创作动机,绘画的艺术性被无情地削弱,为荷兰绘画的衰落埋下了伏笔。因此,在荷兰那些顺应市场需求、迎合大众审美趣味的画家必然获得荣誉和金钱;而不顾流行趣味,一意孤行地表达自我艺术主张和审美理想的画家,必定遭到社会的遗忘和金钱的抛弃,伦勃朗就是这样一位画家。他的艺术人生既经历过荣耀和财富,也经历了困苦和贫穷,大起大落,充满悲剧色彩。但这并不影响伦勃朗成为17世纪荷兰乃至世界美术史上的伟大画家,因为他在艺术审美上的新追求不仅超越了那个时代,而且启发了后世艺术家对艺术理想的不懈追求。

一、人生观决定艺术观。伦勃朗的成长、经历和独立的人格取向深刻地影响着他的艺术审美追求

伦勃朗15岁进入名声显赫的莱顿大学,但几个月后,因对绘画的强烈热爱而放弃了前途无量的学业。这一重要转折不仅改变了伦勃朗的人生方向,也反映出他可贵的自主精神和超人胆识。认准方向,勇敢坚守,决不向外来压力屈服,成为伦勃朗性格中不可忽视的特征。伦勃朗曾说:“我是磨坊主的儿子,哥哥是皮鞋匠,即使用世界上所有的丝绸锦缎、所有的雀毛花边加在我身上,都不能改变我。”可见他面对现实,不慕虚荣的生活态度是多么的根深蒂固。摆脱金钱奴役,义无反顾地追求人生自由和艺术理想,宁死不屈的精神深深扎根在伦勃朗的心里。1642年在遭受丧妻之痛、惊世之作《夜巡》又不被订货人接受之后是改弦更张去迎合流行趣味,还是坚守自己的艺术理想,伦勃朗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压力。他选择了后者,宁愿遭受声誉和经济上的损失,也不向订货者的无知指责屈服。他为此付出了惨重的代价,甚至一直影响到他的后半生。

独立的人格,使伦勃朗在为人和创作上都表现出卓而不群、依世独立的个性特点。在他看来:我就是我,艺术就是艺术,艺术家不应该是商人。从他与同学、好友扬·利文斯的分手可得证实。“利文斯在艺术上成名早,他们合作了四年之久,作品大都注明工作室标记(可见二人关系之密切)。二人在1632年分手。原因有二:一是二人的艺术趣味表现出明显的差异。伦勃朗注重朴实;利文斯偏爱华丽。二是利文斯在生活道路上采取攀富结贵的态度,一心迎合上层王公贵族的趣味,后来去英国进入宫廷;而伦勃朗愿意成为一个自由人,从不趋炎附势。”

二、伦勃朗艺术审美的新追求,从题材和艺术表现形式方面都超越了时代,探寻到艺术创作的真谛

伦勃朗一生留下油画600幅、蚀刻画350幅和素描1500张。这些作品涉及风俗、肖像、风景、静物、历史、宗教和神话等各个画科,而且每个画科的创作都成就不凡。

1. 绘画题材涉猎广泛,但伦勃朗为数众多的作品则是着力于对人的生活状态和精神层面的关注、描绘。

与大部分画家一样,伦勃朗早年也对荷兰社会、自然及现实生活中的人民表现出极大的兴趣和热情,不遗余力地去描绘、去记录。他说:“天、地、海、动物、善人和恶人,这一切都是我们练习绘画的对象。平原、山岳、溪流和树木给了艺术家足够的工作可做。城市、市场、教堂和千千万万的自然富源在向我们呼唤说:来吧,渴求知识的人,观察我们吧。你的祖国发现这么多可爱的、愉快而

有价值的东西,只要你一尝试,就会感到要真实体现这一切,毕生的时间也实在是太短促了。”但是,随着孩子的相继夭折,母亲妻子先后离世,他对生活、人生的认识也跳出表面变得愈加深刻而理性。苦心经营的《夜巡》遭到无情拒收,又使他感受到了偏爱平庸、华丽的大众趣味与他潜心追求绘画在美学、哲学、历史内涵的艺术趣味格格不入。

不愿放弃艺术良知和理想的伦勃朗,开始离群索居、孤独追寻艺术人生的探索。远离了市场的喧嚣,他毅然转入为艺术、为理想、为了心灵的慰藉而创作的境界。以人性化的视角解读《圣经》、历史和神话,成为他创作的源泉和精神的支柱。他创作了圣家族系列、基督系列、神话题材和历史题材等众多震撼人心的不朽之作。这些作品没有丝毫的神秘气息,洋溢着挥之不去的人间温情和对生命、道德的关怀与宣扬。或许这些作品不为市场垂青,但伦勃朗的艺术审美从外在表象转而探讨人类精神层面的努力却使他成为不朽的画家。伦勃朗在开掘题材、表现绘画精神层面的艺术审美追求是超越时代和国界的。

2. 卡拉瓦乔式的明暗对比,在伦勃朗的艺术表现中被发挥得淋漓尽致、浑然天成,而且具有一种感人心魄的诗意和超自然的力量。

卡拉瓦乔对光的研究与表现,仅仅是把光作为主要的造型手段,而在光为绘画更真实、更鲜明和更富有立体感服务方面,还停留在技术的层面上。伦勃朗在继承卡拉瓦乔用光特点的基础上,使明暗对比强烈的用光技法超越了特殊视觉形式本身,融入到塑造人物形象、描绘人物(包括自画像中的自己)内心精神当中,表现出不同凡响的艺术审美品位。在伦勃朗后期的创作中,这样的成功作品很多,仅举1659年的自画像予以分析。伦勃朗1659年的自画像(油彩画布,84×66cm,华盛顿国立美术馆藏)是他破产后最痛苦的时期绘制的。画中传达的尽是患难之后心魂折磨和面貌憔悴下的悲苦、忧伤,痛苦的人生经历刻在他额头和眼角深深的皱纹之中,但他深陷的眼睛依旧投射出犀利、坚忍和不屈的目光。“这一次,光暗是启示画家底心魂的主要工具。阴暗占据了全个画幅的五分之四,全部的人沉浸在黑暗中,只有面貌如神明底显现一般发光。”这件作品是在凄怆欲绝的情况下完成的,我们感觉到他心中的痛苦借了画笔来尽情宣泄。(傅雷语)面貌局部的光明和整个画幅黑暗的映衬,依稀使我们感受到伦勃朗承受的巨大精神和生活压力,又仿佛使我们感受他冲破黑暗脱颖而出,再一次坚强地面对生活、审视自我。饱经沧桑的人生阅历,对艺术真谛的不断探寻,使伦勃朗对绘画艺术表现有了更深的体会,对光影的处理也变得得心应手、挥洒自如,用光上一改往昔,更加具有主观化色彩。正如法国艺术评论家保罗·菲欧伦所说:“伦勃朗的光出自他本人、他的头脑和他的心。它是代表心灵、爱情、智慧与感觉,也更胜于太阳的光芒。”伦勃朗晚年的自画像不仅是他生命状态的真实写照,而且也映射出人类命运的某些共同感受,表现出感人至深的精神美。

伦勃朗的绘画在艺术审美上的新追求,不仅在世界美术史上写下了光辉灿烂的一页,而且对当今绘画艺术的创新发展也具有深刻的启发意义。

注:本文为湖北省教育厅社会科学研究十五规划项目,项目编号:2005Y284

李觉辉 襄樊学院美术学院讲师,主要从事西方美术史和艺术教育学的研究